

從人間佛教說佛教改革與社會進步



邢東風

日本國立愛媛大學法文學部教授

研究專業為中國哲學史，主要從事中國禪宗思想及文獻、中國佛教歷史遺跡調查、中日佛教交流史等議題的研究。著作有《禪悟之道——南宗禪學研究》、《神會語錄》、《禪宗與禪學熱》、《馬祖語錄》及論文百餘篇。



我對未來學沒有研究，這裡只談談人間佛教。佛教已經有兩千多年的歷史，又是世界宗教，這本身就證明它具有普世價值，可以適應不同時代、不同地域人們的需要，相信在未來也是一樣。

在漢傳佛教中，最具有現代性，也最能代表佛教未來發展方向的是人間佛教。儘管人間佛教已經走過百年的歷程，但是它還沒有完成，還是新生事物，前程遠大，因此，人間佛教的話題本身就包含有對未來的關切。

人間佛教的思想最早由太虛大師提出，當初只是一種理念，影響也有限。太虛大師之後，對人間佛教貢獻最大的就是星雲大師。他早年受太虛大師的影響，後來到台灣，把這種理念落實為具體的實踐，使它成為現代漢語佛教中最具現代性、大眾性、國際性和影響廣泛的思潮和運動。這種新型的佛教，既保存了佛教原有的基本精神，又順應現代文明的趨勢，代表著佛教的未來發展方向。因此，通過人間佛教的討論，也可以對未來的佛教乃至社會加以預測和設想，或者寄託希望。

為了弘法利生和佛教改革，星雲大師已經奮鬥了半個多世紀，現在雖已九十高齡，依然矢志不渝，初心未改。他在最近的新著《佛法真義》中，還在呼籲佛教的改革，關切佛教的未來，我們可以從中更好地了解他對人間佛教的設想和對未來佛教的期望。

關於人間佛教，星雲大師有許多論述，我認為有三點特別重要：一是人性化，二是平等，三是合理化。這些是人間佛教不同於傳統佛教的基本特徵。但是，人間佛教在不同地區的發展是不平衡的，這些特徵在有的地區尚不具備或不充分，而且，能否具備這樣的特徵，並不僅僅取決於佛教本身，而是與社會進步、文明水準密切相關，因此，培植、發揚、擴展這些特徵，仍然任重道遠。關於這些要點，我曾發表過自己的感想，現在覺得意猶未盡，所以這裡不避重複，再作一些補充。

人性化的佛教，也可以叫人道的佛教。它包括這樣幾個意思：首先是肯定現世的幸福快樂，其次是合理地對待情欲，再次是反對迷信崇拜。

一般來說，佛教給人的印象是悲觀厭世。星雲大師認為，這樣的印象是由於人們總是從消極的方面理解佛教，其實佛教沒那麼灰暗，它本來還有積極的一面，例如「苦」的學說可以激勵人們努力奮鬥，「空」的道理包含著「有」的可能，只有「無常」才有可能改變，才會出現新生等等，可惜這些積極的意義都被忽視掉了。按照這樣的理解，佛教不能只為死人服務，不應總是催悲，不能只讓人們自甘清苦，也不是只供失意的人逃避社會，而是要積極參與世俗生活，為人們提供現實的利益和歡樂，未來的佛教應當成為既可以釋放悲情，又可以鼓勵人們積極進取的精神家園。

關於情欲，佛教往往給人以苛刻的印象，按照戒律的規定，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似乎佛教只教人清心寡欲，是一種禁欲主義。應當承認，欲望在佛教中一向不被看好，按照傳統佛教的觀點，欲望是擾亂身心的根本煩惱，對人心具有毒害作用，所以必須克服。與此相應，佛教中有許多規定，對人們的生活和言行加以限制，這些規矩往往令一般世俗人士，特別是現代的人們望而生畏，甚至成為一般社會大眾接近佛教的屏障。

鑑於這種情況，近代以來，佛教界對具體的戒律制度作了許多修正，比以往顯得更加人道，但是對於情欲本身，還是很少有人公開表達自己的看法，特別是像星雲大師那樣對情欲持寬容立場的高僧，就是更是少見。我認為，是否合理地對待情欲，是區分傳統佛教和現代佛教的一個重要標誌。

星雲大師指出，人間佛教不排斥感情，也不提倡禁欲，因為人不可能完全沒有情欲，情欲也不一定都是壞的，所以對情欲不能一概禁止，而應具體分析，合理地調節，對於好的欲望（善法欲），要讓它增長和昇華，對於不好的欲望（染汙欲），則應盡量減少。總的說來，人間佛教提倡「少欲知足」，也就是適當地節制情欲。這樣的看法，是對傳統佛教情欲觀的修正，它符合現代的人道精神，也更容易為現代人所接受。實際上，在現代條件下，佛教對待情欲必須持適當的開放立場，假如一味固守傳統，那只能自絕門戶。

不過，對情欲的寬容並不等於放縱，星雲大師認可的是好的欲望，而對於不好的欲望還是要加以節制。禁欲違反人道，那是現代人不能接受的；但是反對禁欲的結果，又可能倒向縱欲。現在看來，縱欲的危害遠遠大於禁欲，在片面強調經濟發展的社會，物欲就像脫韁的野馬，只要看看那麼多的貪官，其貪得無厭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。

更可怕的是，在欲望和利益的驅動下，為了追求過度的發達，以及奢侈的快捷和便利，資源被過度地開發，環境和生態被嚴重破壞，甚至國家之間相互爭奪乃至戰爭，欲望的膨脹把人類引向危險。

因此，不能聽任欲望任意氾濫，必須把它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內。至於把握到怎樣的限度？如何達到那樣的限度？這些正是需要思考的課題。實際上，要解決這樣的問題，根本辦法還是要靠真正的法制，而法制的基礎是相應的文化和傳統。愈是法制缺失的社會，愈是物欲橫流，特別是權勢者的欲望不受限制，再加上沒有宗教信仰或傳統文化的約束、影響，人們的欲望就更是肆無忌憚，因此在教化人心、節制欲望方面，更需要包括佛教在內的傳統文化發揮作用。

人間佛教提倡理性主義，反對迷信崇拜，即使是佛陀，也不應當作神靈頂禮膜拜。星雲大師指出，佛陀是人不是神，他是道德的楷模、真理的覺者、人間的導師，不需要把他神化，也不應對他迷信崇拜，至於對其他各種鬼神，就更

不應頂禮膜拜了；人們既然信仰佛教，就應當自信、自尊，從專制、權威、神意中解脫出來，而不應在神靈偶像面前卑恭屈膝、自我作賤。

在科學昌明的今天，崇尚理性是時代風潮，星雲大師反對神化、迷信和崇拜，提倡理性和以人為本，可謂順應世界潮流，尊重普世價值，領佛教現代化之先。由此可見，在現代民主社會的條件下，對權威的迷信不得人心，誇張的神化令人不齒，連最講崇拜的宗教界都反對迷信崇拜，在其他場合就更不能搞迷信崇拜。現代社會崇尚多元，資訊的發達讓一切靠神話吹噓打造出來的權威難以掩飾自身的醜惡，未來只能越來越不需要權威，宗教中人也越來越尊重理性，在這樣的大勢之下，誰搞迷信崇拜，只能自取其辱。在破除迷信崇拜方面，人間佛教不僅為佛教帶了好頭，而且也給俗人豎立了榜樣。

平等是現代文明的基本觀念，佛教中本來也有眾生平等、生佛平等之類的平等說。現代的平等觀念與佛教相通，星雲大師也特別強調平等，他認為平等是佛法的中心、普遍的真理，不平等就不是佛法，所以無論是在家出家，在各種場合都應當貫徹平等精神，例如男女平等、僧俗平等、師徒平等、不同宗教間的平等，等等。為什麼要講平等呢？星雲大師認為，佛教主張眾生皆有佛性，所以人人平等；佛教又講緣起，事物都有相互關聯、相互制約的關係，人與人之間

也要相互依賴、相互服務，因此任何團體或個人都不應凌駕於他人之上，不能白白享受別人的供養和服務，而只能「人人為我，我為人人」。把平等看作佛教的核心觀念，並根據佛教的原理論證平等的合理性，這是佛教順應現代文明的一種調適，也是對自由、平等、民主觀念深入人心的社會環境的一種呼應，同時它又不違背佛教的原義，從而成為佛教與現代文明之間的結合點。

佛教也是社會的一部分，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佛教。在社會上還普遍存在不平等的情況下，佛教中的不平等也就更多。儘管現在已經是二十一世紀，可是在有些地方，人們的等級意識還根深柢固，各種特權和等級制度也以冠冕堂皇的名目橫行氾濫，嚴重阻礙社會的進步，造成許多社會矛盾與不公。從這樣的背景來看，星雲大師提倡平等，不僅對佛教的發展，而且對社會進步，都具有重要意義。為了促進平等觀念的普及，更要廣泛傳播人間佛教的思想。

佛教的「合理化」是相對於「中國化」來說的。佛教中國化本來是一個老話題，當初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，輸入外來思想文化，有的人為了防止西化，於是強調把外來文化中國化。最近幾年，中國化又成了熱門話題，它有宗教政策上的特殊意義，這裡不作討論。應該說明的是，關於佛教的中國化，除了政治的角度以外，還有學術的角度。學術的角度要求客觀、冷靜地看問題，也就是把中國化看作一種現象或

事實，而不是把它當作某種價值，好像中國化的就好，不中國化的就不好。

從歷史上看，中國化的現象古已有之，佛教在中國流傳的過程中，自然要受到本土文化的影響，發生一定的變化，而本土化的成分不一定是健康的，而是良莠不齊、有好有壞，因此不能簡單地說中國化就是好的，也不能簡單地說外國化的就不好。好的中國化是既符合佛教的基本精神、又適合中國具體情況的變化，所謂契理契機，它通常是以中國人喜聞樂見的方式表現佛教的精神；不好的中國化，是無視佛教的基本精神，把中國文化中的糟粕強加給佛教，結果使佛教變得不倫不類，於教於世都有害。從這樣的事實出發，那就應該提倡好的、積極健康的中國化，而不應不加選擇地提倡中國化。

既然中國化也有好有壞，那麼要對某種佛教進行判斷或選擇的時候，就應當首先看它是否積極健康，而不是看它是哪國貨，具體地說，就是看它是否符合佛教的基本精神，是否符合現代文明的價值觀，是否具有大眾喜聞樂見的方式，對中國人來說，就是看它是否有中國人喜聞樂見的方式。具備這些要素的佛教，就是好的中國化的佛教，特別值得在中國提倡。既然這些要素比「某」國化更重要，那麼我們在看待佛教時就更應該看重它的合理化和國際化，而不必拘泥於某國化。而且，中國本來是佛教大國，中國佛教和中國文化

本來就有包容精神，而各國的佛教各有長處和短處，相互之間應當取長補短，從中國佛教的角度說，對各種佛教都應當抱著開放和兼容並包的態度，而不要唯我獨尊和孤芳自賞。

星雲大師是從傳統佛教過來的，他對中國化佛教的了解比誰都深，對傳統也有深厚的感情，但他沒有泥古不化，也不固守某國傳統，而是與時俱進，銳意革新，胸懷廣闊，放眼世界，追求佛教的普世性、合理化，亦即現代文明的人道、理性、平等精神。在如何對待佛教的中國化，促進佛教的國際化，平等對待各種宗教，各國佛教以及佛教各派的關係等等問題上，星雲大師都有成功的創舉，為未來佛教提供了示範。

最後想談一點，就是人間佛教與世界和平。

和平是當今世界的主流，然而戰爭或戰爭的威脅卻不曾消失，就東亞地區來說，由於領土紛爭、兩岸關係等問題，不時出現緊張局勢，每當這樣的時候，總是不難看到有的人在媒體上公開宣揚暴力，叫喊用戰爭解決問題，還有「炸平××」、「殺光××」之類的叫囂。這些鼓動戰爭的人，既有專家學者，也有一般網民，他們談起戰爭來顯得特別興奮，對於戰爭的殘酷、生命的犧牲、文明的毀滅似乎毫不在意。在互聯網和媒體上公開叫囂戰爭，這樣的現象恐怕是文明世界所罕見的，可是在某些地方卻可以大行其道，言戰者不以為恥，反而得意洋洋。看到這樣的場面，我們不禁要

問：東亞不是有佛教的傳統麼？佛教不是主張和平的麼？可是東亞怎麼有那麼多的好戰之徒呢？

佛教是講和平的宗教，它的戒殺、慈悲、平等等學說，都是與和平主義相通的教義。實際上，沒有哪種佛教反對世界和平，也沒有哪家佛教提倡暴力。但是，在不同的社會條件下，佛教的地位、作用很不一樣，它的影響也不同，因此，佛教的和平主義，有的地方可以自由傳播、深入人心，而有的地方則難以對社會施加影響。就東亞的現狀看，在佛教可以自由發聲的地方，和平主義也往往成為輿論的主流，戰爭的叫囂很難肆意氾濫。

為了人類和平，必須提倡和平主義，也必須發揮佛教的維護世界和平的作用。就漢傳佛教來說，人間佛教是最活躍、最有影響的力量，而且既然以發揚菩薩精神為己任，主張積極參與世俗社會造福人類，那麼面對維護世界和平、制止和防止戰爭這樣的重大問題，就應當作出明確的回答，為培植人們的和平意識，營造和平的文化氛圍貢獻力量。

關於人間佛教對世界和平的看法，星雲大師曾有論述。他從佛教的立場出發，認為凡事不一定要靠武力解決，而應以佛教的慈悲、去除我執、寬容、同體共生等精神促進和平，彼此尊重，通過對話解決問題。他還提出用仁政代替戰爭，亦即採取勤政愛民的措施，如促進經濟發展，增加國民福祉，實現民主自由，互相尊重包容，開展文化交流等等，

通過文明競賽也可以達到不戰而勝的效果。在針對人類重大問題發聲、宣揚佛教的和平主義方面，星雲大師為漢語佛教界作出了表率，假如各地的佛教都能積極地倡導和平，使佛教的和平主義得到普及，深入人心，那麼一定有利於營造珍惜生命、崇尚協商、不輕言戰爭的社會氛圍。

總之，佛法不離世間法，人間佛教本身是在民主化和法制化的社會中實現的，星雲大師所談的問題並不限於佛教，而是世俗社會也存在的，因此，人間佛教的許多主張和實踐，對佛教改革與社會進步都具有示範意義。今天這裡的人間佛教，很可能就是其他地方明天的佛教。



識見不高，易生事端。

德望不足，易生怒氣。

誠信不夠，易生流言。

道理不明，易生詭辯。

——《佛光菜根譚》